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由侄儿建平执笔的介绍先父一生事迹的《严独鹤传》，终于在故乡桐乡市和乌镇有关部门领导的热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出版了。对于这些年来一直以宽宏博大的胸怀接纳和认可先父的家乡父老，我和家人深表感谢！

父亲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丧父，甫成年即承担起家庭重担。他教过几年书，二十多岁进入当时中国两家最大的民办报纸之一《新闻报》担任副刊编辑，从此几乎终生投身于新闻事业。父亲的报业生涯从1914年持续到1949

年，长达三十多年，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代。他也是中国民营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人。

作为知名报人，父亲不求显达，而是默默耕耘，他所担任副总编辑的《新闻报》，当年一直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营报纸。他所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几十年间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大型日报副刊之一；他所坚持的“雅俗共赏，读者至上”的编辑理念，所倡导的每期一篇短评、一则长篇连载、一幅漫画的报



花与鸟 (中国画) 万蒂

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事情。一天下午，妈妈从西安回来，带回来不少好吃好玩的。而我最喜欢的是那只塑料铅笔盒。在此之前，我只有铁的铅笔盒，摔来摔去，已经变形，每次打开都很费劲。有了塑料铅笔盒，妈妈买的那些好吃好玩的，对我没有了吸引力。我最喜欢的是塑料铅笔盒的开关，有一小块磁铁吸着，打开、合上，发出“吧嗒”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我把塑料铅笔盒拿到班上，很多人围了上来，他们都没有见过塑料铅笔盒，露出羡慕的表情。

我的同学方小周也想试着打开、合上，他可能想听听“吧嗒”的声音。我没有给他。我说：“别开了，再开，就坏了。”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开开合合，让我心疼。

我很喜欢我的铅笔盒，每天都轻轻打开，轻轻合上。虽然，我也喜欢听那个“吧嗒”的声音，我还是告诉自己，不能老开老关。

我和方小周的关系还可以。一天下午放学，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我们两个在公路边居然扭打起来，书包也没来得及卸下。一直撕扯到路边的庄稼地里。麦苗刚没过双脚。他用腿勾了我一下，我就倒地了。我一直紧紧缠住他。我倒了，他也倒了，压在我身上，压在我的书包上。我们两人倒地的同时，我听见了书包里有响动，我说：“坏了！坏了！”

方小舟一听，松开了我。我爬起来，顾不上拍身上的土，急忙从书包里取出塑料铅笔盒，铅笔盒没有变形，但是，开关处的那块小磁铁掉了，吸不上了，“吧嗒”的

声音没有了。

方小周也大吃一惊，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说对不起没用，你得赔我。”他不吱声。我说：“你如果不赔，我就到你家去找你妈。”方小周的妈妈对方小周管教很严，方小周害怕他妈妈胜过害怕他爸爸。一听说我要去他们家找他妈妈，他吓得不行，说：“我赔，我赔。”铅笔盒原价八毛八分钱。我们商量的结果，他赔我八毛钱，然后我将铅笔盒给他。

他今天给我一毛钱，明天给我五分钱。我对他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我说：“你能不能一次付清？”他说：“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八毛钱结清后，我有点不愿意把铅笔盒给他。我和塑料铅笔盒已经有了感情，想把铅笔盒留在身边。可是，他给我的钱，我早花光了。我今天买一小袋瓜子，明天买个铅笔、本子，本来打算用他赔我的钱再买个新的塑料铅笔盒，也买不了了。

到哪里去找八毛钱呢？我只好把塑料铅笔盒给了他。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不敢直接问家里要那么多钱，只好今天编个理由向家里要点钱，明天再从家里偷一个两个鸡蛋卖给代售店，这些钱都给了我。那个塑料铅笔盒，他也不敢往家里拿，他怕妈妈发现后问他怎么会多一个铅笔盒，哪里来的。我把塑料铅笔盒给了他，我又用上变了形的铁制铅笔盒，也不敢跟妈妈说真实原因，我怕妈妈问塑料铅笔盒的下落。

可惜了那个塑料铅笔盒。我们都曾那么喜欢，但谁也没能真正快乐地享用它。

前两天看到朋友小林发了一条朋友圈：“蚩蚩岂能撼动大树？做好自己该做的吧”。小林是我大学同学，在国内排名前几的租车公司做人事经理。我问她是不是碰到什么事了。她说，因为年后几个月业务量锐减，公司正进行大规模裁员，手下一位人事小伙伴也被“优化了”。这么大幅度的裁员减薪是头一遭遇见，她担心自己哪天也被一纸令下“优化”出局，内心惶惶不安。这次疫情之后，小林爱人所在的软件开发公司勉强没受到太大影响，但极度依赖线下交易的租车行业却受到不小的冲击。

我所在的培训公司也对2020年的销售价格进行了整体下调，还开发了不在线的学习内容。即便如此，这半年的销售额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我告诉她，我也和她有一样的感受。虽然外面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心里的疫情”还在继续。

我们心里被这些信息填满，而信息

魂归故土

严祖祐

纸质综合性副刊的编辑方式，至今还是可供借鉴的范例。

作为一名勤于笔耕的报人和作家，父亲一生没有写过轰动天下的长篇巨作。但他整日埋首书案，在所主编的副刊上开辟了一个“谈话”专栏，几乎日一篇，在三十多年间写下了近万篇短文。其所为文，每篇不过五六百字，上至国家大事，下及柴米油盐，

皆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他写了三十多年，读者追随了三十多年。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知名度，是能载入新闻史册的。

几十年来，父亲一直淡泊自甘，在大家庭中，他是一位称职的好儿子、好丈夫、好兄弟、好父亲、好长辈。他早年失怙，即放弃留洋，远赴外省，任职教员，以菲薄的收入赡养寡母、抚养弟妹。甫及中年，又逢大姐（我的大姑母）孀居，胞弟（我的三叔）早亡之痛，他几十年如一日，每月的薪金，除了自己一家六七人的生活

开支以外，还义不容辞地扶养大姑母终老和表兄成人。同时又承担了三叔遗下的五位堂姐堂兄以及孀居无业的三婶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直至堂兄姐们成人。

父亲性格温良，一生兢兢业业，从不招惹是非，朋友都称他为“老好人”，个个都愿意同他结交。他是一名谦谦君子，但当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意图复辟称帝时，尽管同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是朋友，他依然不顾安危，奋起手中的笔，予以痛斥。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日军进入租界，劫收所有报社、学校之时，他宁可失业，生活无着，毅然从报社辞职，同时关闭和几位好友一起开办的一所中学，以此表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父亲为人一向小心谨慎，可是当他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带去传讯时，在佩带军刀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面前，面对威逼利诱，他选择了拒绝！

急雨突如其来。夜很深，人都睡了，十分安静。忽然檐被击响，嘭嘭嘭如敲军鼓。天上在打仗。好畅快的一场夜雨。那水照直往下泼，很有力量感。

其实也不稀罕。二十多年，不知听雨击檐多少回。滴滴嗒嗒的，噼噼啪啪的，滴滴啦啦的，大大小小的雨声常在耳朵边响起，多半浑然不觉，有时却点滴入心。

这么大的雨，分不清点滴，都泼到心里去。

情感洪流之中。原本是期待获得掌控，最终却更加被动，只能随波逐流，草木皆兵。

小林的一番吐槽让我感同身受，我们是否可以让自己也暂停一下，尝试将外在世界与自己的内心稍稍拉开一段距离。我俩一起讨论了现在的环境，目前国内的疫情得到了不错的控制，整体已趋稳定。有些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行业的兴衰与企业的存亡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就像身体细胞的新陈代谢一样。我们一打开了内心的行李清单，也将里面归置整齐。回忆疫情刚暴发时，我们担心疾病与死亡；公司经营困难，我们担心自己是否将遭遇裁员，也开始忧虑随之而来的家庭经济断流。我俩的心里有着相似的情感，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们一样。

修炼心理内功

赵欣然

寻求适度的掌控感，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实的走势不会全部由人掌控，我们被不断冒出来的新事件牵动，内心的感受与外在世界缠绕在一起。将控制感依托于变幻莫测外在的信息，这无疑让自己暴露于外界无意识

直至到了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年已八旬的父亲亲身临困境，病危即将离世之际，面对气势汹汹前来向他逼供的外调人员，还是不肯说一句对方需要的假话。

综观父亲一生，他做到了事父母以孝，待兄弟姊妹以悌，对朋友以信；他做到了事国以忠，对读者以爱。他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都做到了极致，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悌、忠、信在他身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作为一名全身上下充溢着家乡血脉的游子，今天，家乡的亲人又一次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建造了严独鹤纪念馆和严独鹤图书馆之后，又在他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这本《严独鹤传》，充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他深深的爱和淳厚的恩惠，也展现了家乡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情怀。

今天，双手捧着这本《严独鹤传》，我和建平这两个同是新闻人的您的后人要对您说一声，您做人无愧作于天、无愧作于地、无愧作于人。您这一生，活得值了！

（本文为《严独鹤传》序，华文出版社出版）

虾仁是贵重的食材，如今虾仁吃得太多，也就不稀奇，不过河虾仁还是好的。我爱吃河虾仁，家常小菜吃虾仁炒蛋，真好。我总想念小时候与四公到观音山后面那小镇吃虾仁面，那是一家池塘上的茅寮，现剥虾仁，实在精彩。

虾仁

任溶溶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夜雨

吕晓滨

一个人从孕育到死亡的过程一直在面对未知和丧失，在无法挽回的逝去中，我们渐渐接受了现实本来的面目，有爱与得到，也有恨与失去。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疫情，也无法消除各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都一样。我们不会因为一次失去，而怀疑永远都不再拥有。所以，如何带着这些影响更好地生活，向前看，这是留给每个人思考的议题。

有人把这一次的疫情和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那一场持续了18个月的流行性感最终结束，人们没有被那场灾难击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2020年的这场疫情也终将成为历史。

十日谈

“疫”起谈心

安定而有力地活好每个当下，你也可以像山一样思考、像花一样开放。

编者：王瑜明 刘芳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给父亲的礼物

徐慧芬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幼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幅具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父亲的记忆。

编者：王瑜明 刘芳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幼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幅具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父亲的记忆。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幼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幅具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父亲的记忆。

编者：王瑜明 刘芳

给父亲的礼物

徐慧芬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当然他对父亲也深有愧疚。母亲去世早，毕竟这些年来他对父亲是缺少照顾的，但是儿子今天的成功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吗？这次画展，他一定要说服父亲到场，他带回来一叠开幕式请柬，要请亲朋好友还有老邻居们都来参加，要让老父感受一下儿子给他带来的光荣。他也不知道四十多岁的他还未婚娶，总是父亲心中的痛痒，那么今后是不是要成家？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晚饭时分，他踏进家门。姐姐惊问，今天怎么有空来？颤巍巍的老父亲过来了，愣了一会，突然扑向他哭叫起来：爹爹，爹爹！你是来接儿子啊，我跟你走，跟你走……他惊恐不解。姐姐告诉他，父亲脑子糊涂已有大半年了。姐姐想了想又说，她小时候见过的爷爷也是络腮胡子，想必爸爸是把您当成爷爷了。他问姐姐爸爸患了病为什么不告诉他？姐姐说，你忙到家都不回，我告诉你有用吗？他大闹，转身朝外奔去。再进门，脸上的络腮胡子已被剃去了。这次是他扑向爸爸，他抓住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遍遍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我是你儿子呀！

一周后，他的画展如期举行。让所有人奇怪的是，他那标志型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他在答谢辞中，讲到了他的父亲，声音哽咽。有记者问他，这次画展后，以后的创作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时间吧。但他心里已经起了念头，今后一段时间，他的画一定是具象的。

幼儿时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彩色蜡笔、小学时父亲的自行车上驮着去少年宫学画的他、中学时父亲给他当模特儿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那天父亲满脸兴奋的神情……所有的这一幕幕，他要把它变成一幅幅具象的画送给父亲，以唤醒父亲的记忆。

父亲将近四十岁才有了他，他和姐姐相差了整十岁。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学画，后来考进了大学美术系，再后来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搞设计。工作了两年后，他想辞职当个自由画家，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认为，跟绘画有关的工作不会妨碍他当画家，而一个年轻人没有正当的职业又怎么行？终于在父亲的劝说下妥协了。

这份工作维持了八年后，他还是辞了职。这次他再没听父亲劝，而是雷厉风行在郊外租了房当画室，人也睡在那里，这让父子从此冷了脸。有一次他回家中，试图再次向父亲诉说他心中的理想，他问父亲，梵高你知道吗？谁知父亲气呼呼地说，你怎么没有像梵高那样把耳朵割掉呢？你就等着穷死饿死吧！父子对不上话，他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有事只和姐姐联系一下。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抽象油画，因独树一帜在业界有了声名。他的画有人买，有拍卖行追捧，还有艺术机构收藏。一个画家，世俗上的成功，他一样不缺了。一周后他将要在此地举行一个盛大的以“胡子风”命名的抽象油画十年回顾展，现在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胡子是业界朋友对他的称呼，他搞起创作来是拼命三郎，胡子头发顾不上理，时间一长索性留起一脸络腮胡子。

他想，这次一定要和爸爸好好聊聊，要告诉他儿子这些年的努力，他的抽象画能被人们看好是多么不易！抽象画并不是像不懂行的人那样以为是随便涂抹一气，他的每一幅抽象画创作都有严肃的思考，都是殚精竭虑之作，一幅画的最终完成，中途常常要推翻好几次，有时梦里觉悟，还会下床奔到画前，这样辛苦诚实地工作，认真地探索，爸爸你知道吗？

编者：王瑜明 刘芳

